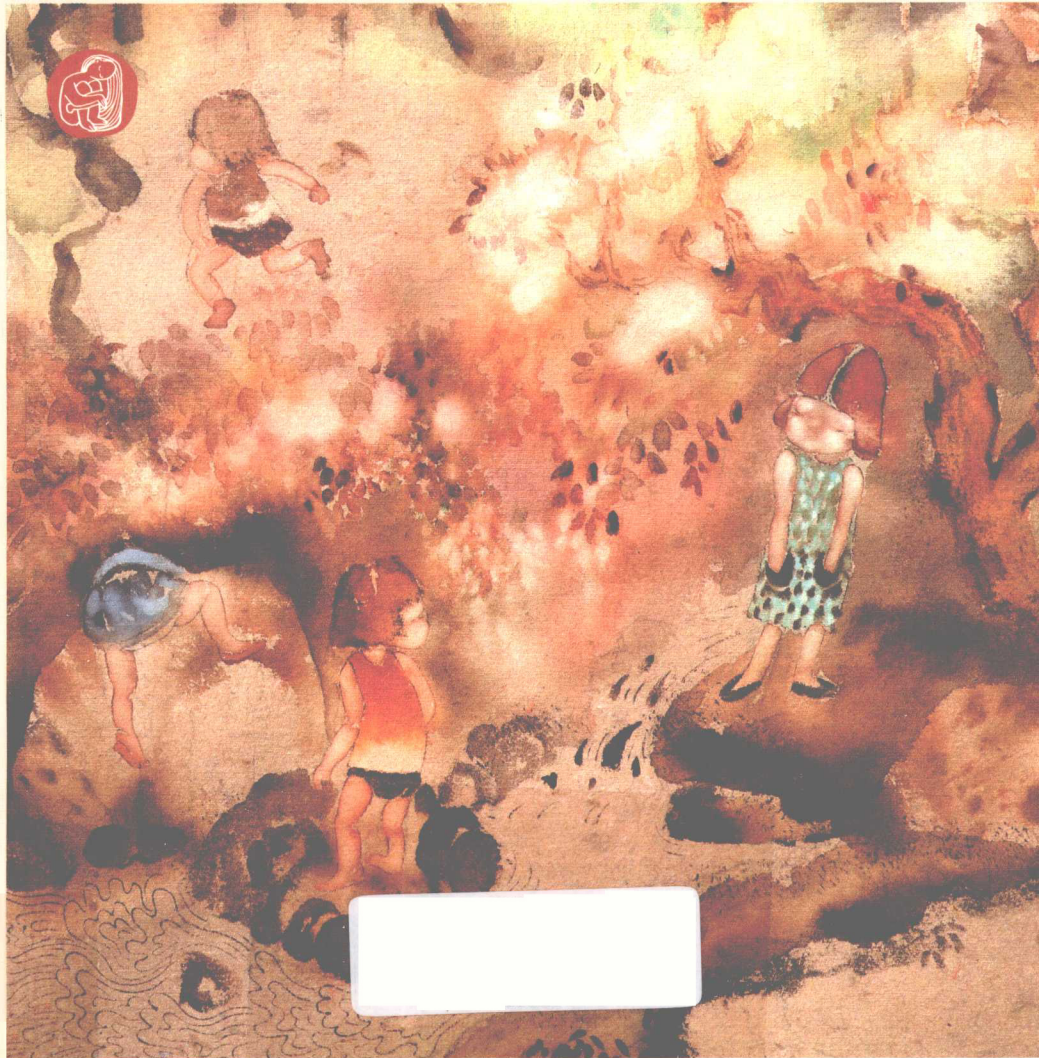




哭泣精灵

殷健灵 著



『温暖你』系列

哭泣精灵

殷健灵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哭泣精灵 / 殷健灵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5.3

(殷健灵 “温暖你” 系列)

ISBN 978-7-5016-0928-4

I. ①哭… II. ①殷…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3152 号

责任编辑: 张菱儿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320 1/32

印张: 5.75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 1-10,300 册

ISBN 978-7-5016-0928-4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我是精灵

大人说
世界上没有精灵
因为他们蒙蔽的双眼
看不见我雪花一样
飞翔的翅膀

夏夜
当萤火虫的光亮
斑斑点点地闪烁
那是我
在红月亮的梦乡里穿梭
如果你相信有精灵
请你拍拍手
是的 我是精灵

从你睡着的窗户
我悄然而入
我振动双翅

把一点点明亮的种子
一点点爱的露水
和一点点细碎的星光
献给你小小的心

我笑着
只有你能听见我的笑声
只有你
看见我这个笑醉了的精灵
因为你是和我一起
欢笑的孩子

我带着你飞翔
飞向无忧岛
那里有飘满蒲公英小伞的天空
有水晶般澄澈的微笑
那些奔跑的男孩儿女孩儿啊
他们是这里至高无上的主人

我在你的心里亮一盏灯
然后我悄悄离去
我躲在远处打量

那朵纯真而朴素的花
真不愿它枯萎和黯淡啊
而它只属于童年时候的你

如果相信有精灵
请你拍拍手
是的 我是精灵
我在小孩子开满鲜花的心里飞翔
失却宝贝的大人们
也给我一方空间吧
让我拉起你们和孩子的手
跳一曲让黑夜睁开眼的舞蹈

写于 2002 年



目录

第一章 妈妈出走了 / 1

第二章 精灵丁冬闯了进来 / 18

第三章 钟楼里的幽密世界 / 34

第四章 回家吧，妈妈 / 72

第五章 时空隧道里发生了可怕的大事 / 98

第六章 丁冬泪如雨下 / 138

尾 声 / 171

《哭泣精灵》创作手记 / 175





第一章

妈妈出走了

睡着前，她好像听见自己的身体里面咔嚓一声，像是玻璃碎裂的声音，还有一点隐隐作痛。她挣扎着想醒过来，却有一只手硬把她拽到睡梦中去了……

米粒儿总是在晚上九点的时候准时上床，因为妈妈说小孩子需要充足的睡眠。妈妈坐在米粒儿的床边，轻轻地 在她的背上打着拍子，米粒儿的手指不经意地触到妈妈的 丝绸睡袍，滑滑的，凉凉的，像鱼的身体。其实，米粒儿 早就不用妈妈这样哄自己睡觉了，她已经九岁了，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了。现在，她喜欢一个人躺在黑暗里，闭着眼睛想一些白天的事情，比如今天琴老师摸了一下她的小辫子，很惊喜地说：“啊呀，米粒儿，你的头发好漂亮哦！”



米粒儿喜欢这样的感觉，她的头发上长时间地留着琴老师的体温和气息，这让她的有一种痒痒的舒畅。米粒儿感动的时候，心里面就是这样的感觉，好像有可爱的小虫爬过，浑身都会通了电似的兴奋。

米粒儿假装摸着妈妈的睡袍睡着了，她想妈妈过一会儿就会走开。妈妈的睡袍摸起来好舒服啊，可是爸爸为什么不喜歡呢？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忽然说：“敏，你换件睡袍吧，那件丝绸的太滑腻了。”敏是妈妈的名字，妈妈这时候正在盛汤，听见爸爸的话，妈妈的手抖了一下，汤汁就晃到了地上。妈妈马上用布去擦，脸涨得通红。米粒儿知道妈妈不高兴了，爸爸和妈妈从不在她面前争吵，至多是两个人低下头去不吭声，说话别别扭扭的。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不会做吵架之类没有教养的事。可是妈妈为什么老是不肯换那件丝绸睡袍呢？这让米粒儿有些费解。

每次睡觉前，妈妈总爱在米粒儿的房间里磨蹭。妈妈的卧室可比米粒儿的强多了，他们有宽大的睡床，那是米粒儿见过的最美丽的床，床罩是妈妈去德国参加儿童书展时带回来的，尽管爸爸没有表示出太大的惊喜，米粒儿却

在上面蹦跶了好几下。那是一条色彩奇特的床罩，像是倒翻了颜料瓶，可每一个色块都拼接得那么自然。结婚真好啊。米粒儿闭着眼睛想，长大了她也要结婚，如果她是妈妈早早地就该回房间了。可妈妈一直站在床边，没有动，像是被什么巨大的力量攫住了。有一滴温热的水掉在米粒儿的手背上，米粒儿的手抽动了一下，继而又听见软软的拖鞋底擦过地板的声音、门掩上的声音。米粒儿忽然意识到，滴在自己手背上的水，是妈妈的眼泪。

这滴眼泪唤醒了米粒儿藏在深处的记忆。在她两岁的时候吧，妈妈和她在一处山坡上戏耍，她跌跌撞撞地绕着妈妈跑来跑去，小疯子一样地笑着。她那样子一定怪可爱的，妈妈忽然一把拉住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的一只手按着胸口，气喘着说：“米粒儿，我好羡慕你呀。”然后，就有一滴湿湿的温热的东西掉在米粒儿的脸上。妈妈为什么哭，米粒儿不得而知，她常常不能明白，大人为什么哭泣？小孩子因为疼、伤心、委屈、无助而哭，大人却不仅仅因为这些。

也许，现在我该介绍一下米粒儿和他们住的房子了。



米粒儿的出生，的确让她的爸爸和妈妈高兴了一阵子。在他们结婚后的一年里，出了一点儿小问题：他们惊讶地发现，结婚和恋爱原来并不是一回事，除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要操心之外，他们之间的谈话也不如以前多了。两个人的心思都像笔直向前开的列车，怎么都交不到一起。可是这时候，米粒儿来了。爸爸因为有了米粒儿就有点儿得意，他坐在妈妈的床沿上看女儿吃奶，咦咦地惊讶了半天，说：“这么小的人怎么会吃东西啊。”妈妈用很温柔的眼神看了爸爸一眼，这样的眼神只有做了母亲的人才有。这是她结婚后最幸福的时光。

米粒儿长到九岁，还是个小个子。她并不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鼻子有点翘，上面有几点稀疏的淡褐色的雀斑，嗓音是细细柔柔的，有点儿像动画片里的小孩儿的声音。米粒儿上课的时候不太敢举手发言，她把手缩在台台下，露出几根手指，不像同桌兜兜总是勇敢地把手举过头顶，还急吼吼地把屁股抬起来。可琴老师还是爱点米粒儿的名，米粒儿知道老师喜欢她。有几次，琴老师摸着她的头问她：“米粒儿，你的家一定很幸福是不是？”米粒儿

点点头，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细的缝，灼灼的太阳光很炫目，米粒儿觉得眼前有五彩的光圈在飞。米粒儿想，自己真的是幸福的，她没有和别的小孩儿比较过，但她相信自己是幸福的。

在外企当工程师的爸爸给她买很贵的“米奇妙”书包和铅笔盒，他们的食品柜里放的都是进口的包装华丽的糖果和糕点。妈妈是写儿童书的作家，她在家里上班，不过在电视上和报纸上常常能见到她，妈妈写的儿童书总是得奖。但米粒儿有时候觉得爸爸和妈妈是两种人，他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不说话。起初，妈妈总是央求爸爸和她一起看原版的影碟，爸爸每次都在看到一半的时候睡着，后来，妈妈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看了。爸爸老是出差，每回都给女儿带稀奇的礼物，却总忘记给妻子带礼物。每一次，妈妈都倚在门边看着爸爸向米粒儿展示那些精美的礼物，妈妈的脸上笑着，似乎是很开心的样子。但有那么一秒钟，米粒儿看见妈妈忽然不笑了，而是垂下眼睑，眼眶里有亮亮的东西闪动了一下。爸爸也看见了，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可是，这些算得了什么呢？它们只是夏日里最



微弱的风，轻轻拂过米粒儿的心田，不留一丝痕迹。至少爸爸和妈妈在米粒儿面前从不高声争执，有几次，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僵硬了，可他们看了看边上的米粒儿，又努力地 and 颜悦色起来。

米粒儿的房间在北面，和爸爸妈妈的房间隔了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的墙壁上挂满了米粒儿的画作，还有妈妈买回来的一些奇怪的饰物。其中有一件东西，是用动物的头骨做成的脸谱，上面缀了金属的装饰，骨头好像有些年代了，泛出烟渍一样的颜色，晚上看起来有点儿阴森恐怖。爸爸不喜欢，可妈妈舍不得拿掉，说这是艺术。

他们的房子坐落在这个城市最好的社区，以前这里是租界，住在这里的人大多用优雅的声音讲话，而且步履轻盈。米粒儿不懂这些，但她还是喜欢他们的房子，穿过几条马路就是黄浦江了。到了静谧的晚上，米粒儿甚至听得见江上温柔的水声，那是一些让她感觉很光滑的声音，像一只柔软温润的手抚摩她。还有旷远的轮船的汽笛声，呜——呜——地鸣着，仿佛承载了几个世纪的梦。只要米粒儿醒着，她就会蹑手蹑脚地爬起来，赤脚跑到窗边，看

看天上的星星和几条路外的黄浦江，可她望不见江，只能望见江边高高矗立着的海关钟楼。那座庞然大物已经在那儿站了一百年了，整个城市的人几乎都能听见它的钟声，那声音穿透空气，飘到很高的天上，久久不息。米粒儿的心便微微一颤，仿佛是应了那钟声的鸣唱，然后就有一点儿湿湿暖暖的东西从心里汨汨地冒出来。

这是让米粒儿感到熟稔的钟声，她在出生以前就好像听见过了。米粒儿在钟声里沉沉地睡去。

米粒儿醒来的时候，太阳光已经透过窗帘的缝隙爬到她的床上。楼下传来汽车轮子碾过路面的声音，还有老人们在街沿上做气功时放的音乐，那种音乐软酥酥的，让人听了昏昏欲睡。米粒儿又要睡着了。

妈妈站在米粒儿的床边看着她。妈妈的样子和平时有点儿不一样，她的脸色绯红，眼睛肿得像核桃，她的手指在胸前绞着，眼神也怪怪的，像是要把米粒儿牢牢粘住。有一本书里说，凡是好妈妈，晚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孩子睡着以后搜检他的心思，让白天弄乱了的心思各就各位。假如你能醒着，你就能看见你的妈妈做这些事，那就



和打理抽屉差不多。你清早醒来的时候，临睡时揣着的那些个顽皮的念头和坏脾气都给叠得小小的，压在心思的底层。而在上面，平平整整地摆着你的美好的念头。可是今天，米粒儿断定，昨晚妈妈一定忘记做那件工作了，在她的目光触到妈妈的眼神的一刹那，她所有的藏得好好的心思都纷乱起来，像秋天被风吹乱的叶子。

妈妈就这么定定地望着米粒儿。她看上去，下巴像是削尖了，脸色黄黄的，眉心紧紧地锁着。米粒儿想，要是有一把钥匙就好了，就可以把那把锁打开了。她还是穿着那件宽大的丝绸睡袍，睡袍里的身体好瘦哦。

“米粒儿，妈妈、妈妈要搬出去住。”妈妈抿了抿嘴唇，花了很大的力气憋出一句话，说完，就用手指捂住嘴唇，很内疚又很担心地看着米粒儿。

“我不懂你说什么，妈妈。”米粒儿说。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穿小孩子的心思，他们的心思一般都是浮在那里的，有时候会转圈，有时候会跳舞，还会笑，哪怕是在梦里，当然有时候也哭，尽管也有眼泪，但那不是真的哭，那种哭跟笑差不多，是一种有趣的游戏。

可是现在，听着妈妈的话，米粒儿的心思像滑滑梯一样突然跌落下来，有一种失重的感觉。这是米粒儿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感觉，可惜一点儿也不好玩。

米粒儿说完，就把脸朝向墙壁，她不想看妈妈。

“妈妈再也不想和爸爸住在一起了，如果继续和爸爸住在一起，我会很难过……”妈妈有了低声的啜泣。

天地好像一下子颠倒过来。

米粒儿跳将起来，抓过床头的粉红色的毛衣——那是妈妈织的，胡乱套上，从后面搂住妈妈：“那我也去，带上我。”米粒儿想，妈妈是在和她开玩笑，让妈妈哭并不是件很难的事，她一个人看着电视也会哭。

可是妈妈似乎并没有和她开玩笑的意思。她把米粒儿的小手捏住，妈妈的手心湿漉漉的，还有一点儿发抖。

妈妈让米粒儿起来去刷牙，她自己跑到隔壁的房间去换衣服。米粒儿经过大卧室的时候，看见爸爸抱着头坐在沙发上，头发被他弄得乱乱的，那条好看的床罩软塌塌地躺在地上，变得很难看。有一股冷飕飕的风从大卧室里透出来，那是一种带了水分的寒气。米粒儿在门口叫了一声



“爸爸”，没有进去，她被那股寒气挡在外面。爸爸抬了抬头，没有作答。

米粒儿在洗漱间刷牙，她故意把自来水开得哗哗响，水流到了地砖上，可没人搭理她。

房间里的衣柜噼里啪啦地响了一阵，妈妈走了出来。她穿了一条灰色的裙子，棉制的，领口开得很低，露出很苍白很漂亮的锁骨。妈妈的手上提了那只出国用的米色的箱子，箱子上贴了几张贴纸，那是米粒儿粘的。现在贴纸的角已经磨损了，像桂花的小孩儿的脸。妈妈放下箱子，对米粒儿牵动了一下唇角，凄惨地笑了笑。

米粒儿拽住妈妈的衣襟，紧跟几步走到门口，她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不可以不走吗？”米粒儿依旧没有清醒过来，她宁愿相信妈妈是在演戏。

妈妈说：“妈妈以后会告诉你的，你好好在家待着。”妈妈跨出门的那一刻，目光越过米粒儿的身体飞到了大卧室里，可爸爸没有追出来。

米粒儿想，爸爸追出来妈妈就不会走了，爸爸为什么不追出来呢？